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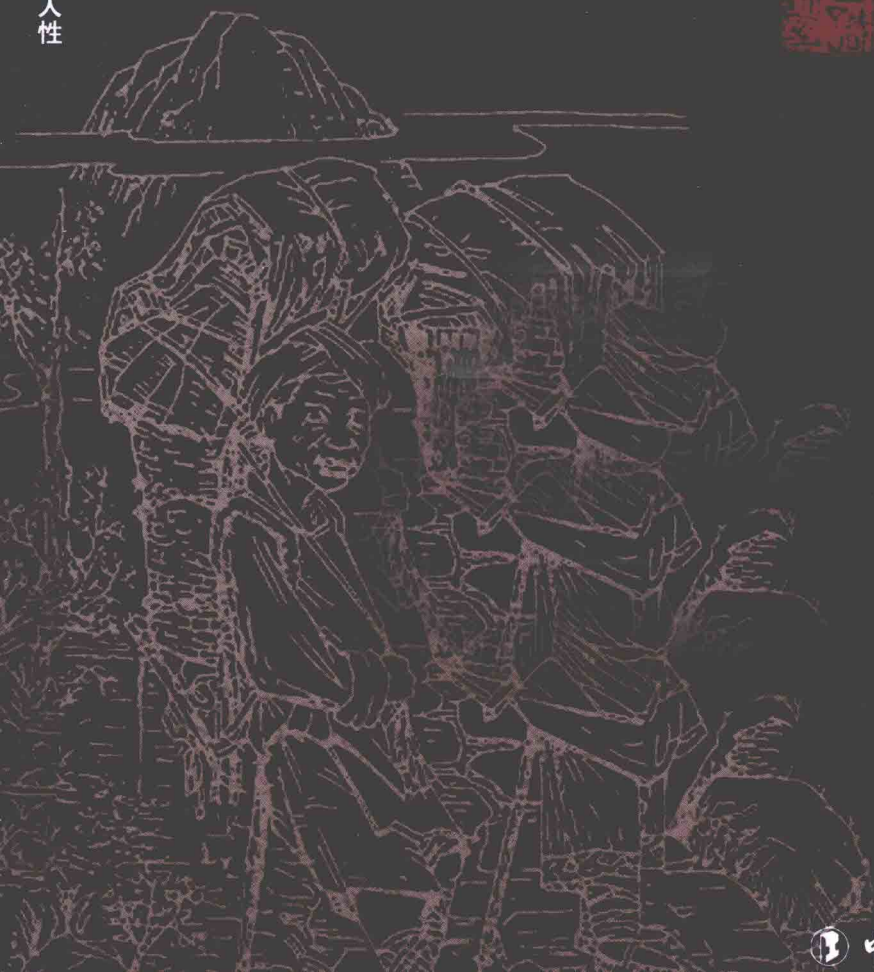
《让子弹飞》原作者**马识途**《钟山》杂志主编**赵本夫**给力推荐
知名作家**阿来**作序

苗勇 李国军 著

普溪口



方言情怀 巴山传奇 烟火人生 不朽人性



 中国工人出版社

鲁溪口

苗勇 李国军 著



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溪口 / 苗勇, 李国军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08 - 4997 - 1

I. ①曾… II. ①苗…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861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005045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0.7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

——兼及长篇小说《曾溪口》（代序）

阿 来

当叙事成为一种语义上的可能，叙述的内蕴常常通过语言本身彰显出来，而叙述的地域性一旦与语义的约定性紧密结合，叙述的地域性就会在叙述过程中渐渐展现出语境意义上的特征，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语境表达。根据这个基本定义，地域性的语境表达既有地域意义，又超越地域意义本身，这就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性表达。

乡村叙事作为地域叙述最基本或者最直接的再现，保留了最质朴的乡村特征，这种特征通过语义语境呈现，构成一个乡村叙事场。以这个场为基本的出发点，再辐射成地域特征，完善地域维度，叙述的生动性与鲜活性表达就成为乡村叙事的最直接载体，在此，任何一部成功的乡村叙事作品，都具备这个特质。任何一部具有大众维度的乡村叙事作品，也具备这个特点。

近年来的乡村叙事作品，真正能完成地域性特征表达的，不是很多。它们的叙述常常陷入一种介于乡村叙事与地域性表达之外，或在二者之间游离。要么语言外衣是乡村的，而内在走向却已经远远抛弃乡村这个最基本的载体，在实质上构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走向——不彻底或者是沦落之后的乡村叙述。这样一来，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则成为这类乡村叙事作品的缺陷性走向。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都具有地域意义，或者乡村意义，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离开背景存在而存在，也不可能离开地域存在而存在，即使是充满荒诞意义的想象作品。地域意义或者乡村意义或者背景意义，是构成作品叙述的基础，一旦离开这点，所有的叙述都将成为空中楼阁而缺乏作品本身的构建涵载量。因此，乡村叙事要成为一种彻底的地域性表达可能，必须根植于乡村或者地域这个最基本的元素。

在写作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达，都离不开个人生活或者生存场景。对于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乡村情结可能会影响写作者一生，要完

整地表达自己的乡村情结，除了语境意义与语义场景之外，更多的关注应该是叙事者本身：个人经历与社会经历，个人审美与大众审美，个人情怀与大众情怀，个人走向与社会走向。作品一旦构建，其所表达或者表白的意义，是否与自己的内心走向一致，是否与个人灵魂深处的情怀一致，作品所关注的，是否是乡村或者地域载体的一个断面或者横断面所能展现的社会承载，这个断面或者横断面的本体价值究竟何在。或者说，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语境意义，作品的质地是否具有乡村审美的基本特征。

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表达的对象，表达的基本元素就已经确立。紧紧扣住地域意义而为之，就成为乡村写作者不可或缺的能量载体，这个时候，表达是乡村式的，思维也是，语言载体更是。任何脱离这种表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表达。在此，乡村叙事的作品，首先昂扬的是乡村情结，再现的是乡村特质，作品无论展现一个剖面或者一个断面或者一个横断面，都必须具有顽强的乡村情怀。

作为我本人，我比较看重地域意义相对彰显的作品，这类作品本身的物理涵盖量，能反映出写作者的个人与社会容量，也反射出写作者的个人能量。这类作品的写作者，本身就有很浓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很浓的地域情结，作品在他们那里所展现的，常常超越地域或者乡村本身。乡村，作为永恒的叙事场所之一，与城市一样，演绎着时光下的苍茫与沧桑。从乡村出发，走向远方，不仅仅只是时间或者空间意义，更多的是写作者的灵魂追求或者是内心皈依，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写作者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内在心理上的叙述欲望。

关于上述，也是我近期翻阅苗勇、李国军的一部关于乡村叙事的长篇小说《曾溪口》的稿子，所得出的基本想法，这部稿子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一种再生意义上的可能。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都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作者在文本里，将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地域意义与语境意义，写出了那块土地上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让我们看见了乡村叙事，在时间背景与空间转移之中，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叙事载体，完成了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凸显的人文性、地域性。

或许，乡村叙事，除了语境意义与人文意义上的可能性之外，还更应该最大限度地彰显文本的内在质地，让文本走得更远，让地域性变成世界性，这就是文本的普遍意义。要完成这个，乡村叙事的道路仍然漫长，我们要做的努力还将继续。

（作者系著名作家、四川作家协会主席）

楔子

巴山背二哥，哟！哟！哟！哟！
那个好儿郎！好儿郎！哟呵呵！
背心那个短来腰裤儿长，
拐把子直来背架子方。
巴山那个背二哥，力气大哟嘿。
墩墩棱棱喂脚竿粗又壮。
背二哥哟喂。
擦到悬崖走哦（盯到），爬到坡坡上哦（稳起）。
累了一杆烟哟（扎起），渴了喝二两啊（喝起）。
（先爬老顶岩）跟到，（又过青石岗）抽起。
（春来去汉中）耍起，（秋后上重庆）返起。
（擦到悬崖走哦）盯到，（爬到坡坡上哦）稳起。
（累了一杆烟呐）扎起，（渴了喝二两啊）喝起。
背二哥哟喂。
白天背着辣太阳，天黑顶起哟弯呀嘛弯月亮。
要问背二哥想啥子哟？（想啥子嘛？）
能够吃饱饭哟，找个好婆娘！
心眼实来嗓门亮，骨头硬牛脾气犟。
巴山背二哥，爬大山哟喂。
山歌一唱哎，闯呀吗闯四方。
背二哥哟喂。
擦到悬崖走哦（盯到），爬到坡坡上哦（稳起）。
累了一杆烟呐（扎起），渴了喝二两啊（喝起）。
（先爬老顶岩）跟到，（又过青石岗）抽起。
（春来去汉中）耍起，（秋后上重庆）返起。
（擦到悬崖走哦）盯到，（爬到坡坡上哦）稳起。

(累了一杆烟呐) 扎起, (渴了喝二两啊) 喝起。

背二哥哟喂。

群山如海, 万峰如戟。

莽莽苍苍的大巴山西接八百里秦川, 东连巫峡, 迤迤千里。有山歌唱道: 人人都说上天难, 宁上天也不愿上巴山, 蛇倒退, 鬼见愁, 还有二十四道脚不干, 要上巴山难上难。

这一回, 苏茂才算是领教到这爬山的辛苦了。

他擦去额头的细汗, 坐在一块山石上歇气。暮春傍晚, 凉风阵阵, 一口气走了几十里山路, 出了一身毛毛汗。等气喘得匀净了, 他才望见一队背二哥背着沉重的背子爬上了山梁, 刚才那一阵粗犷的歌声, 就是他们唱出来的。

“大叔, 背这么重的背子爬坡, 你还有力气唱歌啊?” 他帮助一个老汉扶住背篋靠大树歇下, 好奇地问。

“小兄弟这你就不晓得了, 就是因为背子重, 我们才会使劲唱歌, 一唱歌, 背上的担子就轻了不少, 要没有我老汉的歌声, 这么陡峭的山路, 我们就是歇上五回气也爬不上来哟, 哈哈……” 老汉放下背篋直起身子, 摸出腰间的汗帕子抹汗。

苏茂才望着几十个歇气的背二哥, 眼里分明有几分不信。

“兄弟, 张老汉可没有哄你, 我们背二哥, 几千年来就在这大巴山里背进运出, 你看我们手里提着打杵子, 脚上穿的偏耳子, 腰里插的扇芭子, 口里衔的烟锅子, 肩上搭的汗帕子, 歇气休息时唱的山歌子, 这几样, 哪一样都离不开哟, 离开了, 我们背二哥怎么越过这山高林密的大山哟!” 一个魁梧的中年汉子笑着解释。

苏茂才这才认真打量这一群特殊的背二哥。他们所背的货物少则百来斤, 多则两三百斤, 每个人眉宇间都滴着汗珠, 大嘴喘着粗气, 手臂紫黑色肌腱紧绷, 粗布衣襟上盐渍斑斑。

这苍茫的大巴山, 别说背这么重的东西, 常人就是空手行走都很困难, 苏茂才不由暗暗佩服他们。

“小兄弟, 你想想, 这么漫长的山路, 背子又重, 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的, 风里来雨里去, 如果不唱几句歌儿解解乏, 提提气, 我们哪里走得出去哟!” 张老汉喝了一气凉水, 将汗帕子拴在腰间, 蹲下去背起背篋, 一提气站起来, 吆喝一声: “兄弟们, 走咧, 今晚到七里砭吃它一碗冒儿头 (盛得满满的米饭)!”

弓着腰, 当先往山上爬去。

望着背二哥们纷纷上了路, 苏茂才还待在原地, 刚才那魁梧的中年汉子路过

他身旁，朝他笑了笑：“小兄弟，第一次出远门吧，跟着我们走，这山里野兽多，一个人有危险呢！”跟着队伍往山上爬去。

张老汉那粗犷的歌声又在山间荡漾开来：

……通江河，南江河，
我是巴山背二哥，
太阳送我上巴山，
月亮陪我过巴河，
打一杵来唱支歌，
人家说我好快乐。
何曾有过快乐处，
背子重了难爬坡……

哟嗬……哟嗬……
背上背上巴山，
铁打腰杆都压弯，
望乡台上阎王扁，
山高路陡实在险。

下蛋鸡母脸儿红，
娼妇婆娘大不同，
走路好似风摆柳，
一对眼睛像灯笼。

清早起来去爬坡，
露水荞儿笑呵呵，
我问荞儿笑啥子，
就笑昨晚你两个。

苏茂才回望前路，曾溪口早已隐没在群山巍峨中。

苏二叔是个实诚人，婆婆有他们照顾，大可放心离开。只是这一悄悄出走，田鹏程和秋月肯定会四处寻找。

想到秋月和田鹏程，苏茂才叹了口气，心里有几分疼痛。

“他们找一阵找不到，自然就会忘了我，少了我，他们很快就会成婚的。三个人这样耗着，心里都难受着嘿！”苏茂才嘴边挂着一抹苦涩的笑，眼前浮现出秋月

望着自己和田鹏程那左右为难的眼神，还有田鹏程狠揪头发的难受劲，确认自己不辞而别是解决眼下问题的最好办法。

“说不定，等我下次回来，他们已经抱上了胖小子呢！”

他张望一眼半山腰里的背二哥，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了，摇摇头，快步跟了上去。

苏茂才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七年。他更不会想到，七年后，他会为游方僧人空明给的那半张羊皮图，辞了团副回到曾溪口，当了背二哥的头头，还会发生那么多坎坷曲折的故事。

目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过 年 / 001
	锦被坡 / 001
	曾溪口 / 020
	彩龙会 / 044
	出 门 / 078
第二章	驮运队 / 091
	刀背梁 / 091
	龙城寨 / 117
	落马川 / 134
第三章	营 救 / 152
	狱 中 / 152
	决 裂 / 168
	密 谋 / 176
	越 狱 / 183
第四章	匪 事 / 193
	押 运 / 193
	被 捕 / 204
	投 怀 / 212
	结 拜 / 219
	伤 殁 / 226

目 录

第五章 仇讎 / 236

雷雨之夜 / 236

惩 凶 / 242

救 美 / 248

真 相 / 261

第六章 火并 / 271

行 刺 / 271

较 量 / 279

法 场 / 293

尾 声 / 305

附 录 / 308

传承与深化的地域文化构建 赵本夫 / 308

山岭文本的地域性表达 王敦贤 / 310

叙事与洞察：满纸氤氲的艺术能量 伍立扬 / 315

野性与柔情 李明泉 / 317

第一章 过年

锦被坡

1

四姑娘一直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发生在小雁山山坳里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夕阳如风干的红辣椒在西天晃荡的冬日黄昏，冽风把被寒冷剥光了衣服的山路吹刮得老长，其时苏茂才身着红色马甲，腰束红绸，他左脸颊上深深的刀疤在怒吼中抖动着：

“狗日的，给老子住手！”

苏茂才右手一抖，一道明晃晃的寒光贴着流寇鲁大脚的头皮飞过去，“噗”一声没入几米外的树干，刀尾闪动的红缨子搅得夕阳的光晕也乱了。

鲁大脚头皮冰凉，一哆嗦，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上。

那一天腊月十六，四姑娘刚过了十八岁生日才八天。

民国十八年腊八节，冬日里难得的一个晴天。李四老爷在曾溪镇李家大院子里摆下了一百八十桌酒席，为他的宝贝女儿四姑娘庆贺十八岁生日。李四老爷拥有大半个曾溪镇，家业殷富，那天的酒席全部不收贺礼，被请的人得多大面子，哪个不是巴巴地赶来！

四姑娘是李府幺女儿，李四老爷掌上明珠，曾溪镇有名的美女，多少汉子连睡梦里都想抱一抱那凹凸玲珑的身子呢。

腊八节一整天，风给足了四姑娘面子，连影子也没有露一下，墩子石砌成的河堤下，暗绿的河水悄悄地莫一点声响。四姑娘素面长裙，笑吟吟地给坐在上席的贵客斟酒。李四老爷青绸马褂陪在一旁，手捋长长的白胡子，乐得像个细伢子。

“今天只管喝个痛快，自家酒坊酿的高粱酒，不伤身子。四丫头自小没了娘

疼，得各位尊长看承，虽是顽劣异常，终于也长大了。”

“爹爹，看你，又说人家坏话了！”四姑娘也满满给她爹爹倒上一杯酒。

腊八节有多少人在酒席上醉了，又有多少汉子因为目睹四姑娘芳容未饮先醉。套用石牛滩渡口七十八岁苟老爷子的话：“奶奶的，我都活这把年纪了，八岁边水里来浪里去，闯遍了巴蜀旮旯见多少繁华的水码头，什么样的婆姨没见过，可见了四姑娘，还是忍不住心怦怦直跳！”苟老爷子扬脖子倒一口酒，“呸”一声撑起篙竿，沧桑的船歌马上在曾溪河畔远远地回响：

隔河看见姐穿红哟，
满头青丝嘛黑蓬蓬。
立起哟好像花一朵，
坐下就是花一丛……

“爹，我就是要到二姨屋里去嘛，麻麻亮就走，后天一擦黑就拢了，两天的路，有啥子危险的嘛！”

腊月十五夜，四姑娘在厢房缠着他爹。李四老爷靠在太师椅上，吸着水烟，炉火映红了他的脸。

“四儿，前段时间顶山寨土匪罗家辉给你二哥带部队打散了，逃出的喽啰正四处祸害人呢，路上不清净，你一个女娃子家的，这几天还是莫到处乱跑的好。”

“不嘛，爹，我就是要去！”四姑娘不依不饶。

李四老爷美滋滋吸了口水烟，直起身，将烟锅子交给一旁的张六娃：“再说，你二哥就要从城里回来了，过年了他带你去也不晚。”

“就不，爹，你要不答应，我明天就偷偷地跑了，急得你到处找。”四姑娘嘟起了嘴。

“好，好，爹答应你，真是惯坏你了。都十八岁了，还这么小娃子样的莫个定性。”李四老爷拗不过，转向张六娃。

“把李德平喊进来。”

张六娃退下，几分钟后，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健步走进来。

“老爷，有事吗？”

“德平，你挑几个精明的伙计，明日陪四儿去锦被坡她二姨家一趟。记得带上武器，路上小心些，这几天路上不太宁静。”

“老爷，我这就去安排。”李德平躬身出门，旁边四姑娘早已眉开眼笑。

“爹，我给你捶捶背。我不在家里，你少喝些酒，打牌莫老熬夜。”

“死女娃子，啥时候才得像个姑娘家！”李四老爷乐呵呵地受用着女儿的孝

敬，话里盛着些隐忧。

夜黑得像锅底，风一趟追着一趟撵过镇子。

红鸡公才打过两次鸣，芝叶就给四姑娘喊醒了。

“芝叶，快起来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小姐，还早的呢，外边冷得很，到处都凝着冰呢，再睡会儿吧！”

嘴里虽这样说，芝叶蹙着眼睛子，打着哈欠，还是很快起来了。

还是腊月十三那天黄昏，芝叶正陪着小姐说话，表少爷刘廓东从成都府读书回来了。四姑娘可一年没见表哥面了。她说看二姨是假，去看表少爷才是实情。

“小姐你说，表少爷要是晓得你去了，会不会巴巴地赶到金嘴滩来接你。小姐，那可把你高兴得……”

“小姐，表少爷长得更体面了，说话也温声细气的，他的眼珠子可没一刻离开你呢！”芝叶对着镜子给四姑娘扎头发。

“芝叶，你再乱说，看我不撕你的嘴！”四姑娘扬起了手里的犀角梳，烛光映着镜子里她羞红的脸。

芝叶猜中了她的心思，爹爹又哪里不晓得这一层，刘廓东这孩子，倒也实诚文雅，李四老爷也就默许了两个小辈的交往。

天刚蒙蒙亮，两顶小轿就飞出了李府大院，往西而去，李德平带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壮汉，亦步亦趋跟缀在后。

寒冬腊月天，水凝地冻的，河面倒没有结冰，像是给谁吓坏了，畏畏缩缩流不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便探出头来，目光呆滞地望着干净的冷空气。天空干得很，什么东西也没有。林子里只听见轿夫的脚步声，还有冰凌哗哗掉地的脆响。

一路上，李德平他们还拣了几只冻僵了的山鸡子，挑在枪头上直晃悠。

2

芝叶的轿子走在前边，听到枪响，她正要挑起帘子呵斥李德平几个太莽撞，这样会吓着小姐，接着又是“砰”的一声枪响传来，山林似乎也颤了一下。

“哎哟！”管家李德平的惨叫声跟着传进耳朵里，夹杂着家丁们的惊呼。

四姑娘正回想着和表哥那天见面的情景。天都要黑了，来接表哥的家丁催了三四回，表哥还是恋恋不舍，临走时紧紧抓住她的手不放。四姑娘其实也舍不得表哥走，他去成都读了一年书，个子长高了，也更英俊了，可还是傻傻的呢。想到这里，四姑娘一个人在轿子里没来由脸红，真是的，那么多人，给表哥拉着手不放，让人家看了怪难为情的。

走了一整天，四姑娘的心早飞到了表哥家里，逼仄的山沟沟也过了几条，哪里还记得爹爹叮嘱她提防土匪的话。

陡起的两声枪声，还有李德平的惨叫声打断了她的遐思。

“都……不准……动，轿子……放下来，枪撂在地上。哪个要……要是不老实，可别怪大爷的枪不长眼睛！”

山路左边，一个破锣嗓子恶狠狠响过来。四姑娘只觉得身子一震，轿子已经放在了地上。

“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拦四姑娘的轿子，难道不想要命了！”李德平大腿上中了一枪，疼得直龇牙，还是挣扎着站起来挡在轿子前边。

芝叶下了轿子，拦在四姑娘轿子前边，眼睛里满是勇敢，寒风里身子却有几分颤抖。

“芝叶，你过来。”四姑娘不知何时已经走出轿子。她看一眼在家丁搀扶下的李德平，见他满腿流血，疼得直咧嘴，点点头，微微笑了一下。

“听他的话，都放下枪吧！”四姑娘从四个僵住的轿夫身边走过去。

悍匪鲁大脚和十来个围住轿子的土匪眼看着身穿大红皮袄的四姑娘面带微笑走过来，美丽的脸上哪里有寻常女子的惊恐！

土匪们几时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子，一时都呆住了。

“请问当家的，在哪块山头讨生活，拦住小女子做啥子？”四姑娘离鲁大脚五步远立住了。

一向杀人不眨眼的鲁大脚有了几分慌乱无措，没想到传说中的四姑娘不光美艳惊人，胆量也不小。他嚅囁了一会，竟然没说出一句像样的话来。

“当家的，你们劫住小女子做什么？”四姑娘重复了一句。

“四姑娘真是个美人儿，看起来就是巴适，大哥，我看干脆就给你做压寨夫人得了，哈哈哈……”一个土匪猥亵地大笑起来，一时山野里全是土匪淫亵的笑声。

“大哥，干脆今晚儿你就和四姑娘入洞房，我们也好攀上李四老爷这棵大树。哈哈哈……”

“做压寨夫人倒也不错，就看你们当家的有没有这个胆量！”四姑娘倒沉得住气，笑吟吟地望着有些发懵的鲁大脚。

“吵……什么吵，全都给老子……老子闭上鸟嘴！”鲁大脚转头大吼，土匪们一时都止住了笑，手中的枪却还是端端指着众人。

“四姑娘，鲁大脚得罪了，哈哈哈！”鲁大脚把手枪插进皮带里，眯着眼睛四下打量了四姑娘一圈，“早听说李四老爷的宝贝女儿是个美人胚子，还……还真是……不假……”鲁大脚咽着口水，“不瞒四姑娘，托……托你二哥的福，老子

的队伍给他打散了，这大冷的天，兄弟们也……没个……歇脚的地方，莫得办法，只好找四姑娘给想……想法子了。”

鲁大脚结巴着说，一边伸出右手在四姑娘脸上拧了一下。

“土包子，放开你的脏爪子！”明明还笑容迷人的四姑娘突然发怒了，一掌抡过去，“啪”地扇在鲁大脚左脸上。

鲁大脚一不小心，趔趄着退了两步。这一掌扇得不轻，他只觉得眼冒金星。在兄弟面前出了大丑，他的脸顿时涨成猪肝色。

“小蹄子，敢在老子面前耍横，妈的，老子崩了你！”鲁大脚气急败坏，竟然不再结巴，瞪圆了眼睛，“呼”地拔出了枪来。

“小姐快闪开！”几个家丁失声惊叫。

“小姐躲开！”芝叶不要命地扑过来。

3

爬上一道陡坎，苏茂才扯下左肩上的汗帕子抹了一转脸上的汗水，转身望望山路上蚂蚁样弓腰爬坡的兄弟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夕阳有气无力地照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林，冽风一吹，显得更冷了。前方不远处就是一方平坝子，等走在最后的莫烟鬼也爬了上来，苏茂才正要吆喝大家放下背架子^①歇一脚气，突然“啪啪”两声枪响从前边的林子里传过来，凝固的冷空气里马上搅起一阵惊慌。

“苏老二，你和十几个兄弟留下看顾货物！牟老四、霍土根，大家操起家伙，跟我到前头看看。他娘的，莫不是又遇到棒老二^②了！”

苏茂才从腰间摸出匕首，几个腾跃，人已纵出几十米远。

“年头年尾的，天杀的棒老二怕又是在找过年钱了！”牟老四从背架子上拖出一支火铳，看霍土根几个也把枪握在手上，“大伙儿跟上去，不要让苏老大落了单。”

快步撵苏茂才去了，身后几个背二哥也跟着霍土根飞快跑过去。

“走，藏到林子里去，那里高些，我看哪个狗日的敢抢货物！”苏老二看牟老四他们已经跑远，一扬手，也不管满脸的汗，领着剩下的十几个背二哥往林子里藏。

“莫烟鬼，你慢吞吞的做啥子，还不放下背架子，一起隐到林子里去，枪子儿

① 巴山一带背运货物的工具。

② 川东土话，意即土匪。

可不长眼睛！”苏老二朝落下一截路的莫烟鬼喊，一边跑，一边往火铳上装火药和枪弹。

“龟儿子些，一口烟都还没抽安逸呢！”莫烟鬼只好掐灭了旱烟跟上去。

十几个人快速藏到了前边的树林中，只把货物留在空旷的坝子里。

苏茂才带队的锦被帮背二哥队伍，拢共才三十四人，全是曾溪镇一带的穷苦人，他们常年从广元、汉中、旺苍一带驮运盐巴、布匹、百货回曾溪镇。靠自己的脚力挣几个辛苦钱养活一家大小。川东一带交通不便，大山横亘，又多匪患，单个背二哥根本不敢出门，只好结队出行，人多了，土匪也不太敢明抢。

这一次离开旺苍时，苏茂才从一个贩子手里低价买了十几支火铳，装备给了队伍里的青壮年，就是遇到土匪，也不用害怕了。再说，苏茂才一身的武艺，哪个棒老二敢惹！

苏茂才顺着林间的小路飞快奔过去，远远地看见前边山坳里围着一群人，刚刚奔过一个土包，就看见四姑娘扇鲁大脚耳光。他心说要遭，也不管隔了有多远，大喝一声，右手里匕首飞掷鲁大脚。

鲁大脚听见吼声抬起头来，就望见一把匕首映着夕阳的寒光激射而来，来不及躲闪，头皮已是一片冰凉。

鲁大脚心说完了，一哆嗦，手中的枪掉在了地上。

四姑娘狠着胆子抡了鲁大脚一巴掌，心里也正忐忑着，听见苏茂才的喊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矫健的汉子腾跃着飞过来，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就横在了鲁大脚的脖子上。苏茂才右脚一勾，挑起地上的手枪，左手稳稳地接了。

“狗日的，腊月天了，还出来祸害人，还让不让人过年了！”

苏茂才手里匕首一紧，吼一声：“还不叫龟儿子们放下枪，找死啊你！”

霍土根和牟老四他们已经奔了过来，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土匪们见他们人多，早炸了窝，不知谁发一声喊：“快跑啊！”拖着枪就往林子里飞蹿，哪个管被擒住的鲁大脚！

鲁大脚手下这些流匪，全是被打散了临时聚在一起的，是些欺软怕硬的软蛋，苏茂才刚刚露了一手武功已让他们胆战心惊，这时见了拿枪奔来的背二哥，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逃得比兔子还快。

“都……都放下枪……”鲁大脚没看见手下已经跑光，汗珠子一颗颗往下掉，“这位好汉……我鲁大脚今天栽在你手里……你有什么条件只管说，我都答应……”他天生结巴，这会儿更是语无伦次。

“狗日的，给老子来这一套，这锦被坡几十里山岭，哪里有你龟儿子撒野的份！”